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六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六

書五

與胡伯量書

翰錄錄賤職無足道身老累重書會所入之薄
不足以自活躬耕非所素習捨是無非有害於
義惟有祿仕猶法令所許君臣不可廢之義竭
力盡職食焉無愧故冒昧為之幸亦職事粗辦
上下不相拂可以苟歲月耳但場務事多無暇
讀書浙右之俗專務豪華初不知讀書為何事
過從絕少講習遂廢是則可恨也契兄與黃寺

書五

丞丈處彼此當相安胡不且少留耶膚仲去歲
留此甚久亦具言相處之適其長子子華今遂
登科矣恐欲知之李余二兄力學如此可喜近
有自彼來者乃云敬子捨祿仕而放債以為活
豈亦惡之者之言耶不知其生事何如如他無
以為活却不若丐祠之為愈也

翰衰晚之蹤奪於兒女之累不得一意卒所業
朝夕憂歎虛度此生若不為擺脫之計日度一
日溘然而逝與枯枿朽株何異兒女十人一兒
一女已婚嫁次女亦已許人今秋可了更四男

子次子輔年已二十三矣懵然無所知然亦幸其靜重知讀書但頑鈍之甚留之膝下無朋友過從嘗欲遣之遠遊以交於四方之賢者而廣其聞見深以未得師爲念今乃聞契兄寓筠陽去此十舍而近敬遣之趨函丈望借一寺舍僧房近郡治者與之覈誨之以所當讀之書每四五日一呼而教之爲之點檢課程不惟使之識義理不爲小人之歸亦望之使之多聞博識進可以應舉退可以爲書會以不失其衣食之計榦家世窮空兄弟子姪輩皆須自撐拄以爲活

非有父兄之業可席以爲安也若其可教望收賓席下雖三五年無害也此亦月遣人送資糧以與之榦老矣一二年間亦有卜處康廬之意得此子先交於彼中相識異日亦得以老此身也萬望垂念

李憲相約爲章貢之行已治裝戒行邑人苛留不忍相捨此亦爲之痛徹心肺以此憂慮熏心幾成大病只得力辭之未知其肯相從否衰晚絕念世故但得一日之閑且爲卒業之計豈敢更當此重委若以此得罪而去亦所甘心也昨

承示借先師遺訓已囑小兒輩謹護不敢損失
承許以夏初見訪俟有的信當遣舟奉迎輒孫
偶以去私留此只得且以付之蒙示及揚敬仲
語此自是二陸門戶其學者之說大抵如此專
欲上門把人長短又須勒令其人從其說誠足
以聳動人聽然久而思之意味殊短契兄欲以
其坐其行言之則又恐非其指意亦恐未盡其
其坐其行之意也國秀兄之說似爲得之恨以
事冗不得深思再以求教也

幹一身百慮至上饒又且不免還家看孳累米

價大貴四壁蕭然求欲退安丘壑而不可得且
夕又當一出抑何時而已耶回首諸公徒切健
羨大學首章無他疑但向者以爲明德之發於
外者昭著而不可掩也今之解注乃存於中者
洞徹而無所蔽也故鄙意以爲莫若合內外而
言之虛靈指存於中者而言昭著指發於外者
而言如輝光之類皆指外者而言之今既未能
不疑且守師言就本領上看尤爲有味也義理
無窮安得朝夕相依以扣請所未聞耶
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說然其間亦難看更以格

字致字誠字正字脩字與明字相參見得分曉
方理會得先生旨意不然只是侏儒觀優也幹
年益老日益昏每念先生諸書向來極欲說得
平易使人易曉然今所曉者又只是見得皮殼
殊可歎也悉俟面言之近因與蔡兄元忠論西
銘頗痛快敬子當能言之餘俟騎氣之來耳
幹本是村秀才却被捉從此來又不免別換頭
面爲之說法日尋羣豪爲騎射雄飲之習老矣
不足追逐然舊病却自來此爲之頓減亦是頑
骨合有許多辛苦分也諸事已見敬子兄書中

向使真得一方之地使自展布亦當有可觀局
促隨人後亦頗覺費力耳亦只得尋才不侵官不
犯分事爲之使吾之志得行而彼不覺耳然孰
若安坐讀書之爲樂也兩子來此却得課之讀
書其他無可交游者蓋此間所習者騎射耳不
知有詩書也

承教持守之方別恐亦無他說前輩及先師言
之詳矣亦只是不爲與爲之不力耳然亦有一
說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
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

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重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厭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幹老矣未能忘祿非祿之不可忘也不仰祿則又須別求所以糊其口而勞心害義反甚於仰祿以是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何去就出處之敢言何功名事業之敢望特汨沒世俗學問盡廢大爲師門之罪人不敢自文也敬子果如何來書所謂甚

費造化斷不可辭此語却與向來議論不同今之出仕只是仰祿不得已若謂合義則非所敢聞只管如此立說却似浙間議論也又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敬子既是應舉得官又家貧未能不仕從之亦無害也前日之事乃知諸公醞釀甚久惟恐其來故競起而攻之要之不能阿世徇俗尚復俛首從官此當自責也第因此遂得裹足山樊杜門絕交一意安靜以終餘年又莫大之幸也南康已成聚落臨川氣象方張此間亦有朋友自爲保社

講習益明不至於微言絕而大義乖亦先師所望於吾輩也尊意只得屈意往白鹿且以吾道爲念收拾得十數人使此道不至湮晦最急務也陳守曾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於學問雖未甚加功然其資其志不可及也此而不可相覷則亦難乎望於今之世矣

日來講學想日有新功朱先生集前脩之大成設教垂世其大綱無以復加矣顧學者之爲學則亦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翰衰老多病於諸書亦不能泛讀矣心身閨庭之間是則學問之大端朝夕孜孜惟此而已朋友講習則絕難其人也

復胡伯量書

承誨以諸友講問之詳甚幸甚喜翰之愚陋何足以折衷之所說大抵皆善人心道心之說恐如契兄所云者爲是李所謂人心氣也余所謂性之正者皆未精確也道體之說此更宜講究謂但指隱而言者豈所以爲道體之全耶體字

不可以體用言如今所謂國體治體文體字體亦曷嘗對用而言耶所謂道體者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間斷如曾皙者真是見得此理然後從容自得有以自樂今之局促迫狹尋行數墨輒拘礙者豈亦於此有未灑然者耶主敬致知兩事相為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此有非紙筆所能盡者試以扣余李二兄共商確之安得一見相與劇言耶恐有未安者却望垂教為幸

敢虛竊廩粟以活孥累耶承見教講學大略足見勤篤師友所望道體之說前已具所聞求教矣未審是否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曾內事模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所謂坐右銘四句者不知先師文集有耶抑故友程君之語也是必非夫子之言若程君思索所到則恐畫蛇尋足愈支離而愈鶻突矣安得起之九原之下一扣所疑耶易本義不暇細觀但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已大錯繆所謂有小圈者特其

小失耳今以印策論之則印策中縫之左即乾卦其右即姤卦乾姤二卦夾在策縫左右乃今所印本恒巽之位即先天乾姤之位也乾姤居正南坤復居正北故曰冬至子之半是也若今所印則冬至在亥子之間矣知乾姤在策縫之中則伏羲八卦圖以乾爲南以坤爲北可以類推矣此乃易之宗祖宜亟正之又圓圖後語有圓布者有方布者則六十四卦圓圖之中當有方圖豈可有其語而無其圖耶榦以貧故無筆力且在考亭借書以讀以故無本然此大節目

則可以默識不可便流轉以誤後學也

聞果州兄之病令人終日憂惱又是幾百十年復生得一人如此況當人物衰微言將絕之際豈宜如此不知此數日又如何朝夕引領以望音信及得音信則又驚悸不敢開緘爲之奈何諸兄更宜朝夕視之且以寬釋其意也西泝之計且宜遲之榦在此陳師復又來皆可差人去使喚及其他委使亦可效力若解舟之後朋友皆不在側萬里脩途不得不爲之慮也

翰賤跡如舊去冬復爲此來更兩三日即理歸裝頑鈍無寸進持此志未衰爾義理精微玩索之又漸覺前日用工之踈然又安知異日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亦有刻意竭力以不負此心而已道難明而易晦彼馳心俗學略無見解者是誠無望焉爾有志於道者又率多自執已見安於速成然於聖賢之學不可以毫釐差者其爲亡羊一也以是益覺師友講貫虚心求益不可須臾忘也此間朋友往來甚多但悠悠不能自奮者亦不少每念契兄剛毅果敢未嘗不

敬慕恨不得朝夕承誨論君舉陳丈於大本大經固難責以盡合然聞其於制度考證亦頗有過人處善取人者亦資其長以益已而已

復胡叔器書

翰兩歲奔走相望益遠無從晉記人來兩辱書誨不勝感慰吾輩年益老百事皆不足關心惟力進此道以無負師門爲幸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

渾穀膠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幹衰老冒昧此來只是爲貧別無它事曰來覺得氣血大不如前已上丐祠之請不蒙報可欲歸未能意思昏悶此間本事簡偶值大旱頗覺勞心若得早歸靜坐讀書莫大之幸也

復葉味道書

幹錄錄如昨衰晚冒昧初以事簡爲幸忽值大旱不遑寧處所幸方旱之初便積得米以爲後日之地以是其憂稍寬但事變之來不可預料亦不容安枕也老來但覺來日無多亟上丐祠

書五

之請不蒙聽從然亦可以爲歲終再請之地也語錄事承見諭然亦有一說且如語錄中所載與四書不同者便徑削去則朱先生所集程先生語錄胡爲兩說不同而亦皆采取耶天下義理正未可如此看也雖朱先生不敢以自安而學者乃欲率然如此何耶朱先生一部論語直解到死自今觀之亦覺有未安處且如不亦君子乎一句乃是第一段幾番改過今觀程子云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愠然後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

不愠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是如程子之說方
爲穩當敏於事而慎於言朱先生云敏於事者
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此
用中庸有餘不敢盡之語然所謂慎者非以其
有餘而慎之也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事難行
故當勉言易肆故當謹耳人而無信一章其何
以行之哉何以之以便當用其何以觀例志道
據德依仁不當作次第說若作次第說則游藝
有所不通且有志道者未能據德據德者未能
依仁之病道者貫古今塞天地人所共由志者

存之而不忘德則行道而有得於身隨其所得
守之而不失仁者心之全體德由此立道由此
行故當依之而不違三者皆人所不可須臾離
若藝則游之而已此一段乃近見一朋友語錄
中所載又豈可以其與四書不合而削之乎義
理無窮正可憂正可懼不可執一說而遂以爲
安也似此數處皆是近日見諸子讀論語而得
之今旣刊削如此亦無可奈何但乞存留抵本
見示併求新改本更一觀耳序文讀之全不成
言語留此人十餘日欲修改去竟以事奪又以

暑熱不可言曰夕專人送去諸事已見李文書
中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與萬物統體一太極一
物各具一太極是同是別或云大德敦化是
天命之謂性小德川流是率性之謂道或云
大德是語大莫能載小德是語小莫能破此
兩意是同是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四
句如何既說物則又說秉彝又說好德則也
彝也德也是一是二語脉如何相貫

幹昨以鄙見所疑奉質今觀所答頗似未安孟
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聖賢千言
萬語雖似不同而其至約處未嘗或異今只隨
句解析而不見其統會之一則恐於吾日用之
間參前倚衡未必有所見此不但文義之不通
而已也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
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
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
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
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

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於民之下

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有此等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美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即指上文有則而言也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若不如此看得文理明順則謂之同者鶻突而無別謂之異者支離而不通矣榦嘗謂此四句便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許多說話非大聖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心正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尋常詩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秉彝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間只是一箇道理也朋友難得相近故痛言之未知是否榦前日附去諸兄往復之語今承見教大抵榦

之說失之合一而無別諸兄之說失之離折而無統更取朱先生太極圖解以統體太極爲天下無性外之物以各具太極爲性無不在之語并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注觀之不知如何如前日鄙見亦覺未安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能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

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中夜思之更無着落諸兄精力過人更爲思之以見教幸甚

復李公晦書

來教謂喜怒哀樂屬於人心爲未當必欲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以經文義理考之竊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於形氣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鼻口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於聲色臭味者爲人

心乎朱先生云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今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於逐物也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則鄉黨一篇委蛇曲折煥乎其文章莫匪由仁義禮智而發也曷爲而以道心爲惟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於此身者則如喜怒哀樂是也發於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

兼喜怒哀樂而爲道心則理與氣混然而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爲人心者以其發於形氣之私也以仁義禮智爲道心者以其原於性

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間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似此可謂大段明白未審高明以爲如何更幸詳以見教

真丈所刊近思小學皆已得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却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

朱先生以大學爲先者特以爲學之法其條目綱領莫如此書耳若近思則無所不載不應在大學之先至於首卷則嘗見先生說其初本不欲立此一卷後來覺得無頭只得存之今近思反成遠思也以故二先生之序皆寓此意亦可見矣今觀學者若不識本領亦是無下手處如安卿之論亦善但非先師之意若善學者亦無所不可也孔門教人只說博文約禮至子思首言天命之謂性孟子首言性善是或一意也所疑近思數條言仁一也或在首卷矣而仁之

道只消道一公字乃在第二卷者首卷狀仁之德公字乃爲仁之法所以屬次卷義利之辨不在第二卷而在第七卷者第三卷只論爲學之法若是利則不可以爲學矣如孟子言舜跖之分則跖豈可以學論哉四子之序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次近思乃雜詩書於語孟之後專言四子則不及詩書泛言讀書則雜以詩書亦各是一意於學者用功初不相悖也義理有疑一段而重出此却可疑但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句於學者讀書之法頗精密故先言之最後劄記

之語稍淺近故列之於後然不重出前數語則又不成文理此不妨重出也致知在主敬前亦當如此若大學或問先以持敬補小學而後及大學則與此不同然若不致知則又不知持敬爲何事耶先生嘗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亦不妨其互相爲先後也凡此皆非大義所係但覺近思舊本二先生所共編次之日未嘗立爲門目其初固有此意而未嘗立此字後來見金華朋友方撰出此門目想是聞二先生之說或是料

想而爲之今乃著爲門目若二先生之所自立者則氣象不佳亦非舊書所有不若削去而別爲數語載此門目使讀書者知其如此而不失此書之舊爲佳試與真文言之如何通鑑綱目見舊本只是周威烈前數有諸國征伐至弑戮十數萬人者皆不載嘗以稟先生答云此豈可不載遂添得數段後欲重修而未暇也如此大部帙其間豈無踈漏颯然其大經大法則正大的確非前輩諸儒所能及也僭易及之更幸賜教

與

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它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以來異論滋熾其術愈工其說愈巧其效愈邈彼豈不知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昧天理之正帝王體統

卒以泯沒而民生不見隆古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嘆哉循乎道者如此戾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顯晦不同未嘗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人以一身任斯道之責其要有三吾心之靈萬善畢備察識存養以立其本詩書載籍嘉言具列玩索涵泳以博其知賢人君子懷才抱德量其小大皆有可取搜羅振拔以廣其輔循是三者而固守之道之不明非所患也然處世有窮通致力有難易巖穴幽

隱之士刻意厲行以有志斯道亦足以獨善其身惟夫君相之尊公侯之貴天下之所觀瞻人心之所趨向誠能篤意於斯道則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壯國勢於九鼎之重直反掌耳是則幹之所以有望於閭下也

